

茫茫荊棘路

身邊同輩的男女們都有了性經驗，
唯獨她尚未有過方面的體驗。
自卑感的作祟，演成了少女的悲劇……



石川達三 著

■作者簡介

石川達三 一九〇五年生。早稻田大學英文系肄業，第一屆芥川獎得主。為社會派寫實主義作家。其作品將社會正義、道德作客觀的描寫，不刻意擺出超越世俗的姿勢，頗能保持通俗的一面。作品豐富，廣受歡迎。



■譯者簡介

葉德芬 四川遂寧縣人、畢業於日本亞細亞大學現任「有為出版事業公司」經理、「台北野鳥學會」會訊「冠羽」雜誌特約翻譯。

從事譯者工作凡七、八年，譯有「賞鳥入門」、「海洋觀賞魚圖鑑」、「金魚飼養法」、「熱帶魚飼養法」、「野鳥識別」、「幼兒教育法」、「怎樣與幼兒溝通」、「讀他」、「從血型看愛情」等



愛的末路	夏娃的秘密	禁果的代價	女人的戰爭	愛情遊戲	變成女人	信徒的沉淪	自由與束縛	三個女人	迷惑的蓓蕾	楔子
201	181	159	133	107	93	63	45	25	5	2



究竟，她是如何識得「愛」的呢？在她腦際，浮現了——風信子迷人的花香；撫摸貓兒的柔軟感覺；在秋風拂過的岸邊，傳來青年的遙遠歌聲；藝妓嬌媚的背影；兒時可愛的洋娃娃；遭父親叱責時，父親可怕的容貌；以及獨浸浴缸，細細品察自己身軀等景象。是否正是經由這些體驗，而使她識得愛的呢？

她不知道。到底識得愛的機會是太多太多了。然而，當她骨架尚未長勻稱，猶處於黃髮覆額，唇澤乾澀，瞳眸浮泛藍光的青蘋果時期時，對於周遭人們所表現出來的愛情，想必仍是一無所知的。但也就在懵懂無知中，出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情感，騷擾著她稚嫩的心，使她對這莫名的情感，油然而生恐怖之意。雖然身形仍未豐潤，但少女的心已然敏銳。猶如花草的球莖，覆蓋於霜雪之下，卻早已察覺冬神的遠離。又如同敏感的花蕊，早已擷取整樹的精華，靜待春天的來臨。對她而言，外在的一切雖是一片空茫，然而內在的生命已然悄悄成長。

只是，她全然不了解在這些靜默中所發生的事。因為生命的成長是無法用手捉摸得到的。如同身高會自然增長一般，愛的感覺也是自然地滋長於心中。於是，她不期然地犯了一個錯。

「我就是我。我的愛情也只屬於我一個人。」

愛情真的只屬於她一人嗎？不，愛情是屬於自然的。猶如她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般，她的愛情也是為自然所擁有。不管是野野上房子、塩田伸子、她們的母親、乃至於前幾代的奈良朝、平安朝的女性，大家對愛情這名詞，雖極欲將其攬為己有，實際上對它卻是一無所知。

塩田伸子心中初次湧現愛意，是在學校運動場上，對象是玩捉迷藏而被矇著眼的男老師。當老師張手追趕時，她故意不遠逃。而即使逃了，卻又立刻接近。尤其當老師雙手捉住別的女同學時，伸子覺得自己全身戰慄，連心也混亂不堪了，於是潛意識裡，她裝出欲逃的模樣，卻讓自己故意被捉。被捉住的霎時，她忘情地直笑。以致頸項、肩膀、膝蓋，全在老師的臂膀中不斷抖顫。

她母親的情況和她略微不同。那是在鎮上舉辦的中學運動會中，她母親看到馬拉松選手跑進終點時。對方是名五年級的選手，一臉蒼白地直跑向前，最後終於使盡力量到

達終點。他已經來回地跑了四里路。現在被五、六位朋友自左右扶持，將快要倒地的他帶到帳棚。在人們的嘈雜與讚美聲中，他依舊閉眼喘息。當她想到這名勝利者或許會在這一刻死去時，眼淚不禁要奪眶而出，於是她還迅速地離開了人群。

不過這也只是個性上的差異而已。她們只知道屬於自己的事，相信自己的經驗只屬於自己，而全然無視自然的存在，當然更無法了解支配自己的自然的可怕。

或許她並沒有察覺，初次萌生的愛情，將成為支配她一生命運的一小部份。也許是她早已將它拋至九霄雲外了。雖然如此，這個印象仍不會消失的。不久第二、第三次的經驗將隨之而來。起始是半年一次，接下來是三個月一次，然後是每週出現，在重覆累積下，不知不覺地使這種情感平常化，而思春期也就開始了。

皮下脂肪增厚，肩頭圓潤，但她依然沒有自覺。即使骨盤擴大，露出女性特有的曲線美時，她仍舊毫無所知。唯有當原本小如黑點的乳房，開始腫脹膨大時，她才如夢初醒般地有了自覺：「這是爲了長大，以便成爲母親……」此時，「母親」這字眼，對她仍有如一個綺麗的美夢。她還無法想像在成爲母親之前，必須歷經的艱苦路程。

因而，在懵懂無知中，她悄悄地接近了愛所帶來的苦痛。

—
迷惑的蓓蕾





距離青蘋果時期，已經好幾年了。現在的塩田伸子，早已發育成熟。她的體態完好而美麗，內在亦是同樣地豐盈。略帶紅色的蓬鬆頭髮，靈巧轉動的雙眸，禮讚處女生命力的豐潤下巴，以及與下半身巧妙保持均衡的硬挺乳房（變大以便將來當母親），在在顯示出她耀眼的青春。

同時，從頭頂到脚尖，也都由敏銳的神經加以統一起來了。她的全身就是一台接收機。在微弱的電波中，她的頭髮如數萬支纖細的天線，接受著感應，並立刻把電波傳達到全身各處，使耳朵、心臟、頭腦和子宮引起陣陣緊張。

總之，她已是個完全成熟的處女了，而且神經極為敏感。但用來加以保護的皮膚，似乎尚未發育完整。或許她的成長，是從內部開始的吧！所有的刺激，對她而言過於強烈，甚至會使她瘋狂。但人海間的浮沈，愛慾中的掙扎，將會增厚她的皮膚，產生適度的鈍感，用以保護她敏感的內在。只是這樣的歷程，要耗掉五至七年之久。

終於，她有戀人了。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戀愛，具有打麻藥般的刺激，並引起不可思議的反應。她變得不愛穿綠衣服，不喜歡擁擠的人群，甚至連父親也厭倦起來了。不易伺候，情緒變化多端，她有如敏感的接收機，出現了擾人的雜音，同時感情也凌亂不堪。和那名男子見面時，她會突然覺得飢餓，或食慾不振。似乎連胃也跟著在鬧戀愛了。

只是這事情並不只發生在她一人身上。當野野上房子和那名男子見面時，她會鼻尖冒汗，掌心一片濡濕，以致房子在臨別握手之際，必須小心翼翼地躲著對方，手中緊握手帕。對她來說，全身的皮膚、汗腺，也和她一起戀愛了。

這兩個女孩的差異，只表現在胃和汗腺而已。重要的是，他們都愛上了同一個男人。

× × ×

× × ×

「喂，房子，妳對戀愛和結婚有什麼看法、妳認為這兩者會一致嗎？」

「當然不會，即使我能一致，倘若對方不能，還不是沒用嗎？」

「唔，那妳會不會努力使它一致呢？」

「這要看對方想不想嘍！」

「如果對方不想呢？」

「那就算了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妳是要由對方來決定了？……太沒個性。」

「這和個性有關嗎？」

「如果不是個性問題，那又是什麼呢？」

「伸子，妳自己呢？說說妳的看法。」

「我？我就是不會結婚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絕對不會！」

「戀愛呢？」

「那就知道了。」

「我不認為結婚是壞事呢！」

「我不是這意思。我只是認為結婚是件蠢事。而且爲什麼要生孩子呢？……美其名

說是母性愛，其實和禽獸有何不同？」

「可是不見得就要生孩子呀！」

「我覺得妳的解釋有點牽強。」

「也許是吧！大概是過於嚴肅了。這我自己知道。只是我的想法不像妳那麼隨便。」
「我的想法隨便嗎？」

「是啊！而且非常的隨便。」

淺野重雄在一旁聽著。他啜飲咖啡，配合咖啡店的音樂，拍打著鞋尖。兩個女孩的談話，是不是故意要說給淺野重雄聽的？她們是否在進行示威運動呢？兩人的言詞乾淨俐落，但句句卻都銳利的砍向對方。這是爲了誇耀自己的理智，而表現出來的強烈、極端的做法。也正代表了她們的機智與獨斷。

× × ×

× × ×

處女的靈魂，純潔又惹人愛憐，即使是小小的刺激，都足以使它受傷。而再小的創傷，也會對柔軟的心造成痛楚。於是爲了治療傷口，任何痛苦的事都能輕易地做出。

聖誕節前夕，落日餘暉仍籠罩大地，塩田伸子獨自造訪淺野重雄。雖然是個無風而暖和的傍晚，但身穿厚重外套的她，卻仍戰慄不已。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從離家之前便一直是這個樣子，並非外面的空氣過於寒冷，而是自己打從心底哆嗦不已。如同小猫遇見狗全身會豎直體毛一般，她似乎早已預知危險，而渾身不停地打顫。但是，自己爲什麼要接近這危險呢？——她實在不知道。

只是現在要停止也爲時已晚了。既非出於意志、理性，也不關乎感情。她只覺得自己似乎被某種東西所牽引。快步地走過陰暗的街道，時而淚流腮上，時而上氣不接下氣，但這些全止不住她全身的戰慄。（淺野錯了。他再怎麼想都是錯的！）爲了對他的錯誤提出忠告，伸子決定要見他一面。

他的住所十分的豪華。在二樓三個並排的細長窗口下映出野野上房子擴張的身影。大而朦朧的黑影，時大時小地幌動著。佇足街角注視時，淺野頭戴帽子的身影，驀然映入眼簾，且傳來鎖門的聲音，繼而燈也熄滅了。從玄關傳來兩人絮絮不休的話語，而野野上房子還緊倚著對方。

她跟在兩人身後，保持著二十步左右的距離，究竟她是預備跟踪？抑是想打聽她們的秘密呢？伸子低垂著頭，輕聲慢步地靠路邊行走，顯出一付頹廢不振的模樣。從這時開始，直到夜間十點左右，她在那兩人身後，足足跟踪了五小時之久。

街上洋溢著聖誕節的熱鬧氣氛，衣履光鮮的人們，如流水般地穿梭不停。她不知忍受了多少的痛苦。而這痛苦，必須以何等強韌的力量才能承受下來。在這段時間裡，身軀纖細的年輕女孩，在她脆弱易碎的感情中，究竟藏有多少堅強而又執著的力量呢？也許這種堅強，就是所謂的青春。

現在，她早已不再發抖了。甚至可以說是十分的冷靜。當那兩人步出公寓，搭上電車，前往銀座的小餐廳吃飯時，塩田伸子便在外面的廣告塔後面等候。過了四十分鐘，那兩人又出現了。雖然滿街充塞著購物的太太、醉漢、小孩和娼妓，但她卻視若無睹，只是一股勁兒地用鞋尖敲打冰凍的人行道，兀自沈思著。

用餐後，淺野和房子進入舞廳，這又耗去了兩個小時。房子把頭靠向淺野的肩部，身體任由他擁抱，閉著眼陶醉地跳舞。在她腦海中，毋疑地正在幻想著所有的「壞事」。爵士音樂已把理性轉化為麻痺人心的妖魅力量。這和今晚教堂的彌撒聲，佛堂的鐘响與單調的木魚聲極為不調和。然而，爵士音樂就是具有這種魅力，它能擊垮宗教音樂，使信徒浸淫在本能的歡樂中，而迷失了理智。當理性喪失，使個性柔弱時，原始的本能便開始支配人類了。房子沈浸在跳舞的喜悅中，肉體則耽溺於性慾裡。這是只屬於她自己的性慾。

在嘈雜的舞廳外面，塩田伸子靜立於黑暗中。戀愛是如此的殘酷，它藉由別人的不幸，而使自己獲得幸福。青春是一種戰鬥，唯有具備耐性、狡猾、殘忍，才能打敗別人，品嚐勝利的喜悅。如同青春必須通過年齡的考驗一樣，戰鬥也是同樣無法避免的。神賦予女性接受宿命所帶來的殘酷。因此，一個女人必須和所有的女人一起爭戰。

（淺野是錯的！）塩田伸子腦中實在無法揮去這個念頭。不管他們在吃飯或跳舞，伸子忘了自身的飢餓，只是不斷地思索著。

淺野的父親是名戰犯，被關在巢鴨的拘留所。他的母親住在鄉下。他們兩人服務於同一家建設公司，但淺野在總務課。他去年大學剛畢業，英文能力很強。

野野上房子是伸子介紹給淺野的。她非常放心地如此做，因為房子是一無可取的朋友。學凡容貌、儀態、品味、嗜好，沒有一樣比得過伸子。當然，這是她以男人的眼光所下的結論。而且她還預先享受了已知的優越感。只是沒想到計劃突然出了差錯。

爲什麼像淺野這樣卓越的青年，會和野野上房子如此親密呢？這是伸子無法了解的。想來他一定是在某個地方產生了錯誤。

伸子不認爲自己愛著淺野。因爲戀愛是她所討厭的，何況戀愛又不會有任何知性的東西。雖然心裡如此思索，但對於那件事，她卻無法置之不理。她覺得淺野的確是做錯了某些事，而自己負有忠告他的義務。不過這也僅只於「忠告的義務」罷了。

這忠告的義務，使她迷失了，她不知是否要果敢地完成它。在這聖誕節前夕，花了五個鐘頭跟踪那兩人。眼看著他們走出餐廳，在街上散步、購物，坐咖啡廳，甚至隨他們來到了四谷車站……。

在陰暗的車站前，他們握著手。淺野環顧四周之後，將她拉進懷中，然後接吻。隱身於車站建築物中的伸子，目睹了這一幕，不由地一陣咽哽，移轉了視線。或許「忠告的義務」對他而言，為時已晚。

接著，淺野重雄搭上前往新宿的市內電車。伸子也尾隨著。對於自己繼續追蹤他的理由，伸子想也沒想過。甚至她也沒察覺這五個鐘頭來，自己這般地執拗。現在的她，只認為自己正在執行正當的義務，並以神般純真的意圖去見他。即便是讓別人知道，她也不覺得自己行為可恥，反認為這是身為朋友，所應具有的崇高使節……。

果真如此，為何他們在車站前的短暫擁吻，會使她哽咽不已？而當野野上房子依偎在淺野肩上市時，自己眼角會濕潤，內心失望呢？

當然她是無法說明這些反應的。而且不但無法說明，甚至也懶得去想。她認為：「我根本就沒事，只要對那個人提出忠告就行了。」

她在否定自己的戀愛。因為這是她無法承受的既定悲劇。倘若自己表現出來的感情就是戀愛，那麼她還缺乏足以承擔心痛的力量。她脆弱的軀體，極可能因為痛苦而崩潰。只因透過否定，她才得以辛苦地生存下來。就有如罹患胃癌的老人，不相信自己的是絕症，而苟延殘喘地活著。